

一
凌
夜
竹
集

題記

／後

我怎麼要出版這一本詩集，連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的。不過，這還記得，多看一本他人的詩集，就多給我一種鼓勵出版這本小冊子的潛勢力，這是什麼緣故，那只好問現在中國新詩壇自己。

我並不是研究文學的，對於新詩一門，自然一點也不懂，不過有時高興就隨便拿來玩玩，這本詩集就是一二年來隨便玩出的結果。它的估價如何，只好讓高明之士去判斷，我是絕不願和現在一般所謂「詩人」之流一樣的去自吹自擂，因為我是沒有學會他們的那一套。

「新婚」一首所表現的，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是我的一個朋友在舊式婚姻下演出的一幕喜劇。他這樣老實告訴我，我就這樣老實的寫了下來，也可表現出一點舊式婚姻下

的情形。

像天真煩惱與安慰嬌羞等幾首，很少人用這樣的調法去描寫的，我對之是抱着一種嘗試的態度。

現在，情詩給許多人罵著，似乎寫情詩是大無聊的事情，似乎情就是鄙陋的東西，於是乎大家坐在沙發上大寫其逃荒等一類社會苦狀的詩，但是，我可沒有這樣的本領，在年華的歷程上，仍然沒使我承擔過社會的一切慘事，所以我這幾首詩中，沒有虛擬着逃荒一類描寫社會苦狀的詩，這只好怨自己的不能拉長的年華，虛構事實的本領。

我的詩沒有一定的風格，這是幼稚的象徵。可是，也就因為這一點，我自己却鼓勵着自己，還期望他人深切的指示。

這次出版是自己掏腰包的，窮饑中只好向自己的肚子表示歉意與謝意。

廿五，三，二日夜於北大。

840
100

天真
煩惱與安慰
春
新婚
嬌羞
別
夢
初次的期待
無風的海浪

目錄



3 0526 5269 4

當我離開久航的船
夜行
夜雨
青春的心
秋夜之思
老人
賣淫婦
尼姑
破廟
統鎗
閨怨
靜

天真

矮小的栢樹，

密密的造成了一道圍牆，

輕舒地臥抱着這柔美的綠茵。

晚風帶着野花香掠過，

春燕也穿織在

游絲飄舞的紅霞裏——

是網被著她豐滿的二臂

在做着燕子穿飛的姿勢。



頭側一側，

✓唱出了真純的歌兒，

聽不清，

✓無心地讓牠由心坎裏向嘴邊飛出；

二隻腳夢似的踏著，

仿學著昨天晚上

✓跳舞會裏母親的樣子，

✓腰彎一彎，

✓屁股也讓牠篩篩，

眼睛象葉的句左邊閃去。

但，一不小心，

二脚碰對，

倒栽葱的跌暈了草地，

哇的一聲透出了成串的眼淚：

『媽！媽呀！』

唔！……

……唔！……

唔！……媽呀！』

爬起來，十分爲難的，

滾一身紅霞，

手擠著眼，

『唔！……』

唔！……』

淚珠兒帶到母親懷裏。

煩惱與安慰

✓ 心裏，開了蓋的汽水，
 ✓ 啡咭，啡咭的汽泡
 ✓ 像要怒脹得爆炸起來。
 ✓ 但是，需要忍受，
 ✓ 靜心的招呼著溫柔，
 ✓ 支撐起千斤重的眼皮，
 ✓ 管住二脚不停的走動，
 ✓ 當作個肉製的搖籃；

二個肩膀擺動著，

應和起焦急的心底跳數。

嘴裏管不了又苦又乾，

也得亂哼著：

『寶寶………』

呵！——呵！

不要哭哩，

睡覺哩！』

手裏抱著病了的弟弟，

爛沙鑑似的，

✓ 叫開口抽不盡的蟬。

✓ 鼻孔一張一閉，

✓ 淚珠鼻涕映上聯珠似的雷響，

驚得圍牆也丟了影。

✓ 心頭又苦又煩，

✓ 加醋的，還有點酸，

✓ 衝泛著二個鼻孔，

✓ 煙酸得眼睛熱巴巴的；

✓ 嘴巴支不仕擻一擻，

✓ 自己也想哭起來。

『怎麼？』

總是這樣哭做什麼？』

酸苦封不住發怨。

拍，拍，

院子外的球聲，

挑得我心頭擠亂；

手握緊了拳，

碰碎了二獻門牙，

真想重重的打他一下。

但是，記起了母親出去時的叮嚀，

靜心的耐著溫柔，
支撐著最苦的忍受。

嘞！

母親回來了，

我連忙把手中抱著弟弟交給她。

她汗紅了的臉

喘著牛似的氣說：

『唉，好了！……』

我路上真煩念著，

唉，好了！……』

✓ 手撫摸著弟弟的頭髮，
✓ 低下了頭就是深深的一吻；

『乖乖，不要哭裡！』

母親在這哩。』

✓ 表示心頭開了花。

弟弟滿意的吸吮著早預備了的奶頭，

雖然還帶著斷續的餘喘，

正算是透出無限的安舒。

我箭一般的飛出了門口，

『小狗兒， Pass-1』

飛燕傳授了一身輕鬆。

春

柳梢帶來的情影，
窗紗上塗得越發濃潤了，
奧洛爾輕盈的步武，
抖蕩出榕樹蔭中一連串的綠煙。

靈動點不破
新上油嬌唱的大自然底琴，
雪人還剩下耳朵嗎？

聽不破默弦上奧秘的旋律。

瘋狂的朔風，

旭日金縷的末鋒上繫走了，

嫩芽端臥不住凝靜，

心像要從嘴角裏跳出來。

帶來笑窩的蝶翅，

顫動了慰藉的溫存，

√
野花的香潤中，

飄不出倦困的舊夢底沈悒。

槐蠶殷勤地放蕩着

往昔一樣惹人的迷絲，

修飾好老年人的幾條皺紋，

憧憬著太古寂靜的好夢。

新婚

✓ 前天才掛上夫妻的招牌，

✓ 今天在靜巷中碰見；

彼此半閃了眼，

用最歡心的微笑，

記憶起種種的歡愛。

『討厭鬼！』

『討厭鬼！』

再在碰近的時候，

再
々
々

我動一下你的乳峯，
你打一下我的皮股，
傳電似的歡碎了心，
然後用最得意的步武，
彼此輕鬆地分開。

嬌羞

✓ 麻雀尾巴打顫了弱枝似的，
✓ 麵包樣的奶峯動了起來，
✓ 驕傲的表示著幸福是豐滿的。
✓ 帶著春色的臉
✓ 流露出十二分的清純和天真，
✓ 微笑，媚笑，
✓ 迷紋的酒窩，
✓ 托伴出透著溫柔含情的腫子。

空閒讓她吻着小指，

脚却在調戲那

被狂蜂浪蝶摟抱過的花枝。

『舉妹！快樂呢，

二月天快到了，

你要我買怎樣一副賀喜的對聯？』

也許是快樂封閉了她的回答，

✓欣歡打低了她的粉額。

✓忽然，她抬起了頭來，

✓向我閃了嫵媚的一眼，

✓ 臉色緋紅着，

✓ 擱了擱櫻桃似的嘴：

✓ 『討厭！』

✓ 不跟你講。』

✓ 心坎裡的笑紋，

✓ 戴着她飛的走了，

✓ 裙沿邊留下一陣少女的香氣。

別

夜，逼榨出烏油油的黑氣，
 篩滴着一點點的疏雨，
 敲上舖放在階前的落葉，
 滴滴索索，索索，滴滴，在哭呢。

涼風單調的吹上燭尖，
 鬼魔似的蕩漾，
 火舌下流落了斷繼的凝淚，

點點滴滴，點！滴！

淚，流罷！

擁出悲哀重擊過的心，

紅得像一只蘋果，

霉爛了，再受不了這痛苦的煎熬。

桌上倒睡下的酒壺，

酸疲了罷？沉重壓抑的悲戚；

流下冥想似的酒淚，

滴，滴，那裡點得破週遭的陰愁？

杜鵑！不用再啼了，

淚是染不紅黑天呵！

讓嘆息交給車輪罷，

吽呀，吽呀，替代了胸中的哭泣。

電光織就的酸楚，

你也披上一件罷，

征途上的黃沙是很大的；

記着：去年春夜驚喜中咬着紅唇的那一吻！

夢

駛上春燕的翅尖；
相思綑住我的身體，
飛，飛，飛過
黑暗遍野繁陣的淒迷。

伺候着一萬滴血凝鍊的期望，
迷離惆恍，相思的巧笑
展開了孔雀羽般的境地，

漾蕩着迷人的人兒底笑靨。

天鵝絨般的草地，靠近着

一叢正怒放著的鮮艷花枝，

在這裡，我找到

我心坎中痛愛的女郎。

甜蜜的安眠，

關不住她醉人的笑靨，

讓我誠謹的跪下來，

暗受這無上的賜與。

紅水晶糕似的雙頤，

展放着的是清純和天真，

——生命的光輝，

照亮了我黑暗的人生底路。

睫毛露在迷人的眼上，

似乎輕挑着一粒粒的幸福；

游夷的頭髮，

網住了幾點惹人的飛花。

一切，一切，

甜的，香的，醉的，春的，笑的，……

使我深深的醉了，

想蜂蝶似的狂吻這花枝似的人兒！

但，畢竟是

深深的醉了，失去了靈魂似的

倒下，在上帝給我倆鋪好的床，

睡在她美豐的腿上。

我覺得又駛上了春燕的翅尖，
相思換下了高傲的安慰，
喜歡得活跳——不謹心，
從高空摔下來穿掛在薔薇刺上！

初次的期待

細微得羽紋的水波，
偷偷地由水蛛的脚下溜過，
顫動不了斜睨的新荷，
也許是朝紅還沒染上雲紗罷。

抓住幻想散亂的末端，
虛構着現實的如何：
談話，動作，甚至於一根毛，

希望掛上十二分的妥適。

野馬也駛不了這猜擬，
飛奔在無始無終的夢境。
朝霞舖成入天國的錦路，
洩出無邊盡的神秘。

一秒鐘迫著一秒鐘的急切，
重心由腳底向胸坎中移動，
覺著乏力的不能支持，

心中却是甜酸的別一番滋味在封悶。

無風的海浪

雖然沒有了風，

海水仍然是汨著微浪；

漣漪得像蕭紋，

由遠方展放到近前。

溫柔嬌娜，

令人幻想到許多艷事，

是發生在這樣的境地。

無風的海浪，

仍然綳起了一層層的鱗，

像菠羅蜜的皮紋。

那裏是鹹的？

苞含著的大約是甜蜜的葡萄酒罷。

無風的海浪，

當閃著那紅霞中滑下來的斜暉，

像游浮著無數活躍著的荷蓮，

又像油花動蕩在高熱的湯面。

那一個也臆想到這裏面是
蘊藏著無限的熱，沸，滾……
那裏會想到是冰冷？

靜坦的浪，
是時時附帶在狂濤的末尾的，
只要一陣風，
平鋪著的鏡片就是碰碎，
捲曲的鬚鬚會咒成陷穽的；
顫動，大約就是怕這個罷。

也許是有意的對比呵，
這不是象徵了少女的心嗎？

那個也驕傲著

自己的清純，天真……

心的跳動是平靜的。

但是，天真爛漫的少女！

你聽見那呼的一聲嗎？！

吹碎了安閑的浪。

是的，平坦的浪只怕一陣小小的風。
心的跳動和浪的波動是一樣的，

只要小小的波折，
心就會被炸碎得粉碎。

自己一時的真純是不值得驕傲呵——
這才值得注意：

預備著怎樣適應這
隨時隨地襲擊而來的風，
免得給它廢滅了自己。

我當離開久航的船

當我離開久航的船

踏到岸上的時候，

四肢像化成了水，

軟柔柔地閃出最柔微的漣漪。

心也許是想從嘴角裡跳出來，

開花到天上去探世界上最快樂的事，

久囚被釋的囚徒才知道

這種滋味——逃籠的百靈鳥傳授到人間的。

全身的筋絡像要收縮成一點，

拉扯得脚跟昇吊了起來，

安琪兒的翅膀配上二臂，

飛騰時點地的自然只用了十趾。

大地，搖床似的，

仍然和行船一樣的搖擺；

聽見了狂濤似的人聲，

還深深的令我昏迷。

夜行

黑暗在遍野裏禁陣，
撒散著無邊的鬼氣，
像掉落在幽深的地獄裏。
冷風裏萬物悲鳴，
巍峨的山嶽像要崩墮。
覺得心驚胆戰嗎？
鬼影扯破了衣襟，
魔爪似抓在脚跟。

你一步，他也一步，
你緊，他也緊，
貓在捉弄手裏的老鼠似的。

陰暗中彷彿著有許多凶暴的鬼臉；
眼，銅鈴似的，
手指是銅刀做成，
舌像一條火鞭，
長牙和寶劍一樣的鋒利，
毛髮就是鋼條造成的，

.....

每一個都張大了血嘴，
用二盞凶光貪饑的眼注視著，
想撕食了弱小的我。
頭腫脹得棉花包似的，
脚跟抽了筋著不了地。
二手不敢張開，
緊緊地收靠在身邊，
想用緊縮來打退胆寒。

夜雨

簷前溜下的雨滴，
闖破了浸在冰窖裏冷寂的夢，
疊上夜色鋪著的一片朦朧，
命運的黑幕重加稠濃了。

滴！滴！滴！
在燈前迷閃過的情眸，
會給它滴碎了心嗎？

是丟放在夜幕遠隔的南國呵。

寒聲萬滴總迎不來一支蛭笛，
也好免得記憶起去年的情景，
只讓迷濛棲止在眉尖，
希望在髮根下葬送。

連破孔的窗紙也瑟縮戰慄，
風，雨，用不著來探聽，
這裏是沒有秘密的，

孤零的心泛不起古銅色的波濤罷!?

青春的心

✓ 青春的心是神秘的，

✓ 由青春的心思慮過的也是神秘的，

✓ 一切都被幻想到神秘，

✓ 神秘的幕給青春的心網上宇宙。

✓ 少女的乳峰尖上，

✓ 那一個沒有寄托著神秘的幻想！

✓ 一間緊閉的房子，

✓也要被人猜認到是神秘的地方。

我曾經認做每一個老人是比我幸福，
因為他每一根白髮上都似乎挑着一件艷事，
這是青春的心，
這是青春的心底神秘。

✓青春的心也許是靈活，真純……
不過，一切心靈的表現，
還是以這神秘為中心。

✓
青春的宙宇就是建築在這神秘上。

秋夜之思

這不是明眸的溫聲了，

蒼白的窗扉被投照得

更其蒼白而帶著一股冷森森的寒氣，
怕需要一些鎖碎的相思底溫存呢。

椰樹豐影佈滿的幽徑，

依然是赤道綫上的海島之濱。

蘊懷著的戀思是水花的飛濺，

晚香的玉蘭花下撫慰我的纖手。

最美麗的夢花永遠是開放在舒展的草坪上；

✓ 我會醉戀著二片紅唇，

✓ 二個微凸的乳峯，

✓ 在一對半閉的情眸中聽到最心甜的戀語。

✓ 這不是明眸的溫聲了，

✓ 孤月的寒蒼重加上了寂聊，

✓ 牽飛的槐蠶不能托這相思，

帶給南洋嬌健的少女呢。

老人

「單戀女」的情影，

大約永不會起在額前的皺紋裡罷，

像荒郊中被霜雪摸打得枯焦的

稻梗磨著秋響似的身軀。

縱然是黃昏裡曇花底虛落，

也是能够散著膩人的溫馨；

是一樣遲鈍淒零的眼睛，

依然可以透一縷失了味的迴睹。

暖的酒灌到振不起熱力的心頭，
始終也是會變冷的，

那低酌輕唱的行徑，

在眼熱中送給襟頭插花的少年罷。

朔風常常是讓黃昏投入波心的；

沈痛的迴憶偏網到冰呆的腦上來——
織著迷離的色絲，

悵惘終震碎了塗著胭脂的日子。

多少哀愁漂白了頭髮，

拖下來異樣的寂寞，

惺忪的枯手呢？

且在這熒熒的孤燈下找尋殘碎的模糊。

賣淫婦

模糊中現露出一副粉臉，
手去拉誰？

躲在旁邊注視著的，
想是吊弄她的老鴇呢。

柴瘦的身軀在蠕動，
篩擺着帶香的肉花。
羞耻的真諦是什麼，

後面的苦鞭大約不會告訴給她呢？

一把白扇搖著一面皮股，

眼斜溜著黑暗中的一個陌生人：

『五毛錢，白相去——五毛錢。』

——聲音在晚風中顫抖。

尼姑

長明燈照不破長夜的幽怨，
在寥落的木魚聲中捱過一秒秒的時間
怎能誦念出西天的一點啓示？
聊亂的心却憶遍了海角天涯。

夜浪搖動了寂垂的龕簾，
似乎托出了一副白臉，
呵，不卜的心只好敲響了嘴，

凝視中說一聲「阿彌陀佛！」

破廟

夜色一絲絲的

織入墜黑昏沈的柏樹叢裏，

顫筱着一點一滴，

點點滴滴的疏雨。

脫了帽的幾扇牆壁，

向上的呆立着，

指點得曾經雄威過的天空，

驚現出一片蒼黑。

樹葉尖下冷疏的雨滴，
滴到補縫破壁的蜘蛛網裡，
碰碎成一顆顆的玉珠，
遊離在那細絲上。

一堆堆破腐的東西，
在這朦朧的場合中，
鬼似的跳躍，

飄抽出冷森森驚邪的惡氣。

噤！啞！

從神龕裏闖出來的蝙蝠，
帶著夢似的翅膀，
散佈了滿天的悵惘。

統 艙

再加上一條封條，

大約可以當作郵寄，

那不是一個大的鐵箱嗎？

只有幾個小小的圓洞，

招進了一絲絲的空氣，

悶不死的是蒼蠅，臭虫……

人呢？

上帝是慈悲的，

肺葉吊在鼻尖上，
黑暗在臉上紮了陣，
你不知道我，
我也不知道你，
頭一轉，躺在角落裡。

炭酸氣，
嘔吐出來的胃酸氣，
汗酸和大蒜氣，
壞東西的腐霉氣，

.....

是不懂得人們心裡
在船頭分別時的滋味，
只知道混合是必然的——
駛在蒼蠅的翅尖上，
氤氳在這裡的任何角落裡。
使我記起了公共廁所，
驗屍時開棺的當兒，
烹晒在烈日下的死老鼠，
潑舞着它最得意的舞步。

嘔吐聲，

小孩子的哭叫聲，

輾轉呻吟聲，

雷聲，

.....

大約是上帝的意旨罷，

象徵了人生一片片的過程。

這裡有著安適

在爵士音樂的尖鋒上跳動；

這裡也有着痛苦底悲鳴，

若要斷腸的話，

再也不用聽三峽猿啼，

風雨動蕩中的寡婦底怨泣。

那一個人也不會當作他是天堂的奏唱，

由黑暗難聞中是會寄想到地獄的情形；

也許是千刀獄罷，

用無數的刀鋒，

掛起了無力的人身，

慢慢的刺進肚裡，

慢慢的刺進心裡，

.....

肉的細胞，

用一顆顆的剝落下來，

在每一滴血中都顫動着最苦的哀音。

蒼蠅嗡嗡的唱着凱旋歌，

驕傲着牠底最得意的傑作。

船主捧了一面漲腹，

賀賀然走過來，

用絲手巾擰了鼻，
 在齙口望了望，
 用最鄙視的聲音說一聲『豬仔！』
 眉梢打了個緊結，
 又賀賀然的走了。
 但，這裡仍然是奇臭，
 雜着最尖鋒的哀鳴聲。

閨怨

被時光煎烤得焦闌的心，
終朝凝斂著慘霧與愁雲。

那個人能在年華中拉起快樂？

迷惘像傷鳥似的在腦海中猛旋。

眼看著三春的顏色由玉肌上退去，

燕子却一年一度的回來在院子裏畫著人人字，
呢喃些什麼呢？

在笑我仍然是孤零的一個人？

綠到柳尖上的，

是纏在夜航中飄渺的夢。

且讓橫斜的皺紋鑲上朱顏，

悲哀搭帶的沈默在眉端。

靜

睜大眼，呆張開嘴，
 抬起頭來透一縷無聲動底驚訝的氣，
 長伸二手也摸不著的穹蒼邊底空白，
 出骨的山巖又何必呆立著呢？
 空曠終呼不出都市的繁鬧，
 却攤放著一片無氣息底寂寞。
 連一顆樹也沒有，
 ；——大約是鵝卵石滿地舒展著的結果，

無從飄出青的枝頭挑著落葉的夢，

更沒有七月流火推算出來的十月底太息。

映著無涯的，像海邊展開的白帶似的波光，

太陽綫中依然凍住臘冬的寒衣；

殘雪自融自結，

鬆軟的變成鐵硬，

也許就是這裡唯一的生動底事實。

絕不需要由飄出炊烟的田舍裡，

噴出背著犁耙的農夫來耕鋤；

藍空中飄徊著的彩霞，

那會有白鷺飛來歇走呢？

長不出野草紅花的地方，像這裏，

招贅也招不來麻雀和牛羊底嘶鬧的。

在太古的時候，

也許有過迷路的蜂蝶飄印過身影的可能。

但，現在呢？

只有黑巖伴著禿山算計著無味的日子，

心弦上微彈著沙漠般寂寞的旋律，

讓時光在自己身軀上抓下

一屑屑的泥沙把自己葬埋。

若是火鞭能敲融捕捉來的記憶，
拿破崙是不會改變歐洲顏色的，
因為唯有冷淡的教訓在這裏潛隱，
清閑的默契中是會沈淪心智的雄飛的。
黑暗蒙住的子夜，
迷濛的夢花還不曾爛死哩，
這裡可找不出一點弱水，
浮沈只好在遐想底深外了；
蠹虫般的煩惱，
除非是能在泥中嗅出，

腐死的，也將是太古荒遙的罅漏。

沒字碑抹了一臉凋殘，

凝視也找不出一絲的動彈，

脚步放輕鬆些罷，

莫驚醒這大自然冥滅的夢。

這陰沈的幽巖，

怎樣會飄起神巫底麝香？

混沌中黃昏輕輕的在紅霞上躡過了，

戴着白巾沈默的嫦娥在光臨哩，

終古的冷峭是在期望着爛泥般的安眠。

這石巖怎麼這樣的黑暗呢？

就是擦破了火石也敲不破

塗上八百斤油墨汁的烏漆。

怎麼又這樣死寂的？

我的心頭也癱沈得無聲了，

腦漿溶化了氣體，

也不過飄出了一個破皂泡的空虛。

且讓我盤坐在這塊頑石上罷，

——是摸著的，

我嗅出了它底死滅的古遠的氣息。

二手合掌在胸前，
感覺不了什麼，
也不知道自己和世界的存在。

二十五，三，四夜

1949. 10. 17. 日. 午後. 午後. 午後.



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版
代售處：傳信書局
定價：五角

